

瓦上生雨烟

◎崔向珍

春天,应该是从第一场春雨开始的。在我童年的印象里,第一场春雨都是飘着来的。雨点小得像针尖,落在脸上酥软微凉,落在地上不着痕迹。

等到这针尖似的小雨飘过三五个小时的功夫,我就能真真切切地看见它们留下的印记了。

院子里裸露的地皮已经渐变成深褐的颜色,油汪汪地晃眼。那些

榆树的树冠上紫红一片了,一粒粒红豆似的花苞珠圆玉润地肥胖着。榆树下的草地上一大片一大片的嫩绿,在我的眼里光芒万丈,耀得我心里酥酥的。经不起诱惑的我抬腿就往草地上跑去,跑到近前了那些嫩绿却不明显了,我失望地抬起头来,正好看见我们家的屋顶和四邻的屋顶。那些铺了红瓦的屋顶上红艳艳地,罩着一层似有似无的雨烟,在绵柔的东风里,一会儿朦胧一会儿清晰。细如柳枝的雨丝儿在屋檐下垂垂挂挂,扯成了一排晶莹剔透的雨帘。

我家的屋顶和西邻的屋顶都是草泥的,粗糙厚重,去年的一些狗尾

草在春雨里飘摇着。屋顶上的黄泥经了风吹日晒,已经暗淡了许多,被雨打湿了也只是透出一丝稀松平淡的软意而已,屋顶上没有好看着的雨烟飘散,就连屋檐下垂挂的雨帘也是浑浑不清的。自从发现了红瓦顶和草泥顶在雨中不同的风景,我就开始渴盼着我家简陋的屋顶,哪天也能够换成生出雨烟的红瓦顶了。

那年的暑假,哥哥和母亲去西边的农场树林里刨回家很多桑树根,晒干了堆在院子里准备冬天烧炕用。那时候,没有风扇更没有空调,火辣辣的大太阳把空气都烤熟了,蒲扇扇不出凉风,坐在门口趴在椅子上写作业的我汗水湿透了背心,作业本上也浸染了汗渍。我抬起头看看门外的一方蓝天,渴望天边有雷声滚过来。

夏天的雨说下就下,刚刚还是阳光毒辣白云悠闲的天空,突然就刮起了微凉的风,聚起了大片的乌云,黑沉沉地压在高高的树枝上。随着一道闪电把乌云撕开一道宽宽的裂缝,倾盆大雨瞬间就包裹了天与地,房与树。屋里虽然凉快了,可是我们家的屋顶也开始漏雨了,脸盆里滴滴答答,铁皮水桶里也滴滴答答。已经习惯了屋顶漏雨的我傻傻地站在屋门口,看前邻

家的红瓦顶上砸出密集的晶亮的水花。那些散碎的水花好像还没有来得及落下去,就被一阵阵疾风旋成了烟雾不分的一层,风纠缠着雨烟,雨烟纠缠着风,随着雨声的稀落,渐渐地飘散不见了。

风停了,热情的阳光驱走了满天的乌云,前邻家的屋顶上冒出了一缕炊烟,红艳艳的瓦上也蒸腾起一层若有若无的轻烟,淡淡的白烟,红红的屋瓦,我站在院子里正看得入神,突然听见东邻的爷爷问我:“孩子,你家买了新瓦了吗?”顺着爷爷手指的方向,我看见那堆被雨淋过了的桑树根橘黄透红,远远地看过去,还真就像是一层层摞起来的瓦片呢。那要是真的瓦片就好啦,我一边回答着爷爷的问话,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。

当那堆桑树根都变成了暖炕的火苗,满地的积雪变成了回忆,我们家的院子里就一片绿意朦胧了。那个充满希望的春天,父亲买回家一大车新瓦,让我们家的屋顶也变成了红红的颜色。当那个春天的第一场春雨飘落,我站在院子里的大榆树下,看着我们家的屋顶上雨烟缥缈,屋檐下雨帘晶莹的时候,心里的幸福就如汹涌而来的潮水似的一点不剩地将我淹没。

孩子们,妈妈不愿这样认识您

清明为凉山木里火灾英烈作

◎拥措

孩子们,我想认识您,

因为您和妈妈的儿子几乎同龄,80后、90后、00后,多么美妙的年轻!孩子们,我想认识您,因为您和妈妈的儿子都是兵,阳光、鲜活、聪颖,多么英俊的小伙!相识是缘,缘来自识。

妈妈怎么也没想到,

一场灭顶的大火,

让我认识了您——我的儿子们!

在火警的轰鸣声中,

妈妈知道,

您还稚嫩的肩上背负起了重任,

怜惜您瘦小的身躯包裹着器械,

赞赏您可爱的脸庞写满了勇敢……

在茂密的森林中,

妈妈望见您在高高的山脊上一往直前,

听见您在浓烈的烟雾中穿梭前行,

看见您在爆裂的火焰中挥臂斩魔……

一天的时间,一天的时间哪!

生龙活虎的孩子们定格成了相片!

我可爱的儿子们,

妈妈想认识您又不愿这样认识您!

弹奏吉它,玩笑嘻嘻,运动和篮,网上聊天……,

有声的您瞬间变成了无声的您,

妈妈心疼呵,滴血撕心的疼!

一天的时间,一天的时间哪!

个个是英雄的儿子们,

山峦为您低头,

森林为您弯腰,

火焰为您送行,

妈妈为您骄傲!

都说有来生,

妈妈祈愿来生早日认识您,

绝不在大火中而在春风扑面鲜花盛开的季节!

山居一日

◎张润华

泡一壶山茶

明前雨后,浓淡相宜

一生一会唯亲友

滴一溪山水

幽林玉带,飞珠溅玉

源远流长弄扁舟

赏一脉山景

北窗高卧,山外有山

清风白云两悠悠

听一轮山歌

君住这头,我住那头

鸡犬相闻到白头

做一回山人

山居一日,世上千年

喧嚣烦恼泯然收

思念

◎程应峰

深深的思念

是坐在人堆里

突如其来的落寞

突如其来的落寞

聚集成澎湃的潮水

在心的堆岸

无休止地撞击

潮起潮落的地方

堆积着

难以释怀的牵挂

微妙的心音

总以偶然的方式

回应一生一世的美丽

二

那个夜晚

思念的速度

让温馨的灯光

也显得清冷而苍白

带泪的微笑

始终挂在脸上

你的衣袂

在想象的空间飘飞

书桌忘却想象

键盘纷纷沉寂

想思的颜色

在艺术摄影缔结的

氛围里

陷入夜一般的沉寂



雨中的等待。文静 摄

吃春正当时

◎江初昕

喜爱荠菜,竟到了“日日思旧饱蕨薇,春来荠菜忘旧”的地步,宋代文豪苏东坡不仅写下“时绕麦田求野荠”的佳句。

“一拳打破地皮穿,拿住春风不放拳。直待子规啼夜月,放开青掌始朝天”。这是宋人诗人汪应辰的《蕨初生》。这首诗中描写了春天山蕨菜刚生长的形态,非常生动、形象。早在远古,就有采摘食用山蕨菜了。《诗经·陆玕疏》里说道:“蕨,山菜也。初生似蒜,紫茎黑色,可食如葵”。蕨菜又名吉祥菜、龙爪菜。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,漫山遍野都长满了山蕨菜。黄山谷有诗“蕨芽初长小儿拳”。也就是刚刚从长出来,枝头上的嫩叶像小孩的拳头一样紧握,此时正是采摘的最合适时间。

山蕨菜一般生长在荒山荒坡上,用手轻轻一掐就断。山蕨菜采回家以后,要立即处理,不然就会变柴了。烧一锅开水,把山蕨菜放入开水中焯片刻,待到山蕨菜呈黄色捞起,放入凉水中过一下,顿时又鲜活如初了。上面的茸毛被开水焯掉了,除去涩味,同时也变得软而韧。有了野菜,必定要尝鲜,把

山蕨菜切成小段,割下一片腊肉,放入葱姜蒜辣椒,然后用黄酒焖一下,香气四溢,令人垂涎三尺。吃起来清脆细嫩,滑润无筋,味道馨香。

过了清明,山中的小竹笋也齐刷刷钻出了地面,刚出土的小竹笋水灵灵的,肉质肥厚,有小鲜肉的美称。小竹笋剥好后,要放入开水中烫一下,或炒酸菜,或炒腊肉,香嫩鲜美,是难得的佳肴。那些吃不完的,母亲就做成酸竹笋。把小竹笋在开水里烫一下,捞出过凉水。并把小竹笋用手对半撕开。将淘米水装在陶坛中,过上两三天后,陶坛里的淘米水发酸,可将小竹笋放入,加上干橘子皮、花椒即可封坛。过上几个时日,一坛酸笋就做好了。

吃春讲究的是一个“嫩”字,刚冒出的香椿芽,紫红鲜嫩,随手采下一把,洗净切碎后,和鸡蛋搅和在一起,然后放入油锅里,不一会,焦黄香味扑鼻的椿芽蛋饼呈现在你面前,看着叫人垂涎三尺,大快朵颐吃了起来。此外,还有榆钱、柳芽等,翠绿鲜嫩,经过精心烹饪,一盆野菜美食就在舌尖上品尝开来……

沉淀在时光里的歌曲

◎雨凡

你上大学的那几年开始流行港台的一些歌曲,王杰的《回家》、罗大佑的《童年》、张雨生的《大海》,还有郑智化的《水手》,你是个音乐盲,会唱的歌不多,但也喜欢港台流行歌曲中的那些情调,柔软中的感伤,许多年后在一些歌厅里还会哼起那些曲子。

那几年每年都有元旦晚会,你们把教室装扮得花花绿绿,你是班里的团支书,那样的夜晚要带头表演节目,你无法推却,站在讲台上清唱了一首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》。你压低你的嗓音,你不想让胶东的同学们听出你鲁西南的方言,关东村甜美的女中音被你放散得支离破碎,但依然听见了掌声,元旦喜庆的氛围消解了你的五音不全,那是一个欢快的夜晚。

那当然是一个欢快的夜晚,有歌声的夜晚让年轻的心加快了跳动,一些同学唱了《童年》和《水手》,还有《血染的风采》,那些歌声早已沉淀在久远的时光里,几十年后你坐在一间窄小的办公室里,窗外是春天的阳光,你回忆那些年的歌曲,回忆你教书的一段时光。

大学生活还没有走得太远,你站在讲台上,和你的学生们在一起,他们和你的年龄相差不大,他们也喜欢唱歌的夜晚,同样是每一年的元旦晚会,学生们簇拥在你的周围,让他们年轻的班主任回到了学生时代,他们让你表演节目,你唱了《一剪梅》,有录音机的伴奏,还有话筒,你的声音听起来还没有那么糟糕。

许多年后你的学生们还说起你唱的那首歌,他们的记忆还很清晰。

那时候你喜欢张蔷的歌曲,《一阵恼人的秋风》、《走过咖啡屋》、《好好爱我》,你喜欢张蔷歌曲中的那种穿透力,那是让你的心灵颤栗的穿透力。当然还喜欢那位叫王杰的歌手,他的一些歌你还会哼唱:《回家》、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、《安妮》,特别是那首《安妮》,有歌手自身的经历和体验,那种失去后的感伤,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呼唤,确实楚楚动人。

有一年几位朋友相约去商丘游玩,晚上练地摊,商丘的烤串都是大串,味道不错,记忆中是先喝白酒,后来又换了啤酒,喝酒的气氛好得让人伤感,好得有许多离别的感伤,好得很快让人有了醉意,好得喝完酒又去了歌厅,那些年还有去歌厅唱歌的热情。

你唱了王杰的《安妮》,居然唱得很动感情,唱到最后居然有了流泪的感觉。后来想想那首歌是一种离别的仪式吗?不然,不会徒生感伤。

让人徒生伤感的歌曲伴随着你的一些日子,后来慢慢褪去了最初鲜丽的颜色和质感,但另外一些歌在另外的一些日子等着你,刘若英的《后来》就是其中的一首。有一次你在绿皮火车上,听一位歌手用日语演唱这首《后来》,车窗外是冬日的景象,萧瑟的原野和同样萧瑟的村落,因为有《后来》,心里才生出了一丝暖意。还有蔡琴的《你的眼神》、《恰是你的温柔》,充满磁性的女中音,一场致命的覆盖。你喜欢这样的覆盖,几十年的坎坷挫折,把一位女歌手历练得宠辱不惊,听她的歌其实也在听她别样的人生。

赵雷的《成都》是一首城市民谣吗?一座阴雨连绵的小城,一对相恋的人,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,直到所有的灯熄灭了也不停留,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,坐在小酒馆的门口”,赵雷唱歌的嗓音压得很低,歌中演绎的是许多恋人都体验过的情感,没有歇斯底里,有的是平和中略略的感伤,回忆直抵人柔软的内心里。

听这首歌的你已经不再年轻,不再年轻的你还喜欢一位叫谭维维的歌手和她的《往日时光》,她唱得很沉稳,低沉的嗓音充满岁月的质感,怀旧让人有了流泪的感觉,怀旧的歌声中加入了抒情的和声,和声之后是高音,动人心魄的女高音。

你是多么喜欢这首怀旧的《往日时光》,你写了和歌曲同样题目的一篇文章,回忆你教书的那些日子,你站在教室门口,看见你的学生们都在伏案用功,穿过几十年的时光也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样的场景。

你当然还喜欢那位叫毛不易的歌手和他的《消愁》,你在除夕的夜晚举起酒杯,举起《消愁》这首歌中渲染的情绪,也对自己说:一杯敬明天,一杯敬过往;一杯敬朝阳,一杯敬月光;一杯敬故乡,一杯敬远方;一杯敬自由,一杯敬死亡。